後村先生大全集

三二

928
コ
32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二十七

上梁文　樂語　四友徐授制附

慈濟殿

鬼郎偉叢詞草創合衆力而莫成寶殿翬飛不崇朝而立就大矣神君之福力卓哉太守之規模英顯忠惠侯道媲松喬術侔盧扁雖一旦蛻蟬而去方劑失傳然千年化鶴而歸神靈如在南通梅惠北福泉暨處處幡華家家香火眷言莆壤密介寶鄰夏有痒春有瘠苟精祈而必應尸而祝社而稷亦報禮之宜然爰相近郊載規新廟為山一簣之纔覆作舍三年規

未成非遇偉人孰圓佳話我知郡某官視民若樂如
已戚休謂隆古泰和之時疕瘍間有而至人游息之
地疵癘必無捐樽節之餘財建顯嚴之閟宇烏紗羽
氅烱落月之照梁孔蓋翠衿乘回風而弭節非侈一
時之輪奐永為千里之瞻依讀本草者證神農寧不
謂醫師之祖見甘棠而思召伯安敢忘牧守之賢遂
為短歌助舉修棟

鬼郎偉拋梁東海色微茫戶牖中待取遠山供筆架
從頭細紀活人功

鬼郎偉拋梁西烏石崗邊有舊栖簡裏神通隨處現
丹瓢藥苴不須攜

鬼郎偉拋梁南突兀方壺鎖翠嵐賣藥市中人不識
壺公卻恐是同參

鬼郎偉拋梁北使君此去朝京國祠旁古樹即甘棠
留教父老他年意

鬼郎偉拋梁上紛紛鄉幣祈靈貺烱然一片活人心
此是神君無盡藏

鬼郎偉拋梁下澗蘋堪擷茅堪籍向來不作葷酒緣
至今羞入雞豚社

伏願上梁之後民無夭閼神有馮依漆華青趾普授

衛生之訣黃蕉丹荔常歌侑饗之詩

建陽西齋紹興甲寅溫陵儲用創東偏淳熙癸卯三山黃謙創西偏

儲令之高樓百尺煥若更新黃侯之老屋三間凜焉將壓曾氏罩飛之觀出於轍涸之餘西齋主人少慕紛華晚趨平實有農拾穗薦書豐稔之祥無吏詬租常負催科之殿幸而鹺舟相尾沸鼎稍涼迺即西偏別規便座屏廷中之械索陳几上之圖書蘄菊盈坡種花成徑雖非子賤聊自託於鳴琴儻有澹臺又何妨於入室然節用愛人未之能盡顧勞民奉已寧免有慙庶退食自公之餘思反躬補過之義提短檠照細字老安能命中車棹孤舟歸哉未晚迺為巴喝以以相梓人

拋梁東縹緲闌干在半空收拾半生湖海氣行藏都付倚樓中

拋梁西稽首文公有舊栖雲谷已無人識路泉荒木老暮猿啼

拋梁西白首銖銖交米鹽却笑晉人無檢束唾壺塵尾事清談

拋梁北山翁肯留真蹟跨凌頡籀掩斯冰自有蒼生無此筆

拋梁上日擬安輿來就養青山盡處白雲飛千迴百匝凭高望

拋梁下絃調琯琅喧子舍未應當食嘆無魚且可劬書如嗜炙

伏願上梁之後苟有苟完爰居爰處户無夜閉簾有晝垂我思古人去常如於至日後之君子當有感於斯文

徐潭草堂

鬼郎偉伏以作蠶繭以自纏何時而竟營蒐裘而將老此事已遲爰相近郊旋開別墅後村居士忤當權而久斥逢更化之特招下帷生緩而迂莫仰裨於顧問中書君老而禿終不任於使令呼來虛霑綾餅餃之恩歸去未有土饅頭之地空蘇學士竹筒之積緌得徐先輩草堂之遺基所謂樂哉斯邱豈必懷乎故宇方桓司馬石槨則甚陋視楊王孫裸葬則已奢四占勢殊經營而為臺沼綢繆力盡拮据以有室家驅出寢內散花之人延入門前問字之客香芹羹鮮鯽膾享貧者之八珍長柄麈短轅車備閑人之九錫范蔡扼吭而奪與稽阮把臂而游命乃在天死便埋我暮年窮巷何妨廷尉之張羅它日荒阡不顧曹瞞

之瀝酒遂為已倡以相鄞斤

鬼郎偉拋梁東夢覺東華杲日紅却憶細旃開奏處

通英今在九霄中

鬼郎偉拋梁西西披西崑有舊栖誰道相如堪視筆

寄聲太乙莫然蒸

鬼郎偉拋梁南王謝爭墩未免貪門外釣磯都屬我

先生只喚作徐潭

鬼郎偉拋梁北塞垣未得新消息欲隨飛將去防秋

白髮老翁難荷戟

鬼郎偉拋梁上絕頂古榕高十丈飛來衆鳥有依栖

挽致萬牛無力量

鬼郎偉拋梁下一曲清溪帶茅舍薄命休嗟奪鳳池

寬恩尚許同鷗社

伏願上梁之後息念彈冠終身扇枕肩負季路之米

手種邵平之瓜觀書之眼復明登山之力常健於斯

歌於斯哭勿遲前哲之言全而生全而歸不辱先人

之訓

碧雞草堂

鬼郎偉避世金馬門之內深悔昨非結屋碧雞坊之

西偶諧高興披荊之始綿蕞而成後村居士因卜寢

邱併營支壠面勢挹莆之壽水地名叶漢之陳倉窮
幽極深堪續孟浩然之志拔貧作富不煩王録事之
貲百圃之樗櫟參天數家之雞豚同社煬爭竈舍爭
席誰是主人智樂水仁樂山豈無勝友柴門延月竹
徑通溪事如天而罔知酒似泥而少醒召王褒而從
獵徒夢遶於屬車詣詹尹而卜居尚心懐乎故宇課
蕪詞而紀實助梓匠之落成

鬼郎偉拋梁東少日輕將仕易農老去鄰家邀社飲
先生病着不能從

鬼郎偉拋梁西晚知茅舍勝金閨寧為野老騎黄犢
怕作祠官祭碧雞

鬼郎偉拋梁南一枕清風午睡酣玉塵縱無人對壘
蒲團尚有佛同眠

鬼郎偉拋梁北絲絢曾立虛皇側未應放逐有遲心
夜夜起来瞻斗極

鬼郎偉拋梁上卜居惟此尤清曠無千駟馬似齊侯
有百芳田如魯侯

鬼郎偉拋梁下一曲漢光風月夜兀坐漁磯不把竿
先生非釣虛名者

伏願上梁之後藏書不嘉種樹成林歲事豐登常乞

漿而得酒老身強健能拾穗以行歌所願為太平之民不敢希無妄之福

後村新居

鬼郎偉伏以先世有敝廬之舊豈敢圖新平生無華屋之心矧當垂耄將侈大昭回之筆迺經營清曠之居后村居士搦寸管而得名巢一枝而知足暮年諸息分戶牖於蜂房之中老子一身獨棲宿於雞窠之內巨堪局促思就寬閑出金鳳於榛蕪浴銀蟾於清泚鷗來狎我異山谷翁歸牛浮鼻之詩龜不欺吾合地理家廻龍顧毋之說敝華棟於坡上揭奎畫於楣間其東將魚蔽而享先稍西可雞黍而止客東史章詞頭於高閣陳法書名畫於便齋無死於有朝不慕蕭朱之結綬有同人予野寧從沮溺而耦耕古老云七十者稀癡人欲九百不死抱膝孔明之榻晞髮儋之廷突兀千里間見何時嘗發杜陵之歎辛勤三十年有此屋真如韓子所云遂為巴歌以相郢斲鬼郎偉拋梁東猶記祥雲一孚紅昨日螭頭夾香案金朝牛背聽松風

鬼郎偉拋梁西伯年強半是單栖老來井臼長辛苦不似梁鴻有逸妻

鬼郎偉抛梁南掛起南窓設小龕枕畔飛蚊床下蟻
先生耳重睡初酣
鬼郎偉抛梁北北亭山有吾翁跡不為太史續家書
且向善和緒手澤
鬼郎偉抛梁上未后是真前是忘白身休要散吏御
血指元非舍人樣
鬼郎偉抛梁下卧起與書相枕藉山中底處覓金蓮
月光如晝何曾夜
伏願上梁之後家有盖藏鄰通假借晋鄙之人多善
畏壘之山倍穰為愚池愚島愚堂愚亭移嘉禾而錯
置非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命小車而出遊别賜空鮓
吸之盃老眼見蠅頭之字恬候奕世相傳守孝謹之風
伯傳他時一笑領醉吟之謚享無量壽保不貲軀

宜休堂

鬼郎偉仗以未央前甘泉北黍法從之老臣汾水曲
疏屬南有先人之舊隱惟尊幼殆幾於千指於側旁
增種於數椽後村居士少也劬書長而委質淵冰臨
履天日照知通籍於寧廟憑玉几之前結綬於穆陵
收太阿之始中緣任論久屏寛閑晚察孤忠遍塵清
要去猶賜張曲江之扇歸尚揮疏大夫之金何以萬

間為哉不過一枝足矣然三子各開戶牖諸孫俱及
冠笄前施紙帳禪床清維摩之病思后列書房織室
圓龐老之話頭享武公綠竹之旄期保戇叟黃花之
晚節乃為巴曲以相郢斥
鬼郎偉拋梁東倒橐初憎地百弓疇昔買鄰猶隅巷
而今杖屨往来通
鬼郎偉拋梁西古我先君有隱棲但願玉堂紅歲歲
丹芑萬顆壓枝低
鬼郎偉拋梁南二祖營棲似草庵留嘉蟲書傳世世
住蝸牛屋等潭潭
鬼郎偉拋梁北溪邊松檜參天碧華屋留為汝住場
樗庵却是吾真宅
鬼郎偉拋梁上禁中曾畫葫蘆樣詩賦何嘗值一錢
光焰安能長萬丈
鬼郎偉拋梁下田父清晨邀賽社溪山明秀可登臨
隣里有無通假借
伏願上梁之後雨暘均調田海上熟蠏帶螬蛤含酒
厭飫老饕魚通印蠔破山生涯爛醉子平敕斷家事
叔夜懶報人書挾兔園之策以訓蒙駕雞棲之車而
謀野昔常慮千慮未免切老婆心今不掛一絲自然

現壽者相既安筦鞏必大門閭

樂語

宴張都承 袁州

曹裝已戒方趨文德之衙常戟初臨適在高陽之里
屈軒車之貴重侍杖履之從容恭惟某官龍章鳳姿
金聲玉振策名四紀僅存不國之靈光被遇兩朝俱
待處皇之香案舉世莫磷淄於大節后生皆師仰其
餘風幼安似非晉人魏人微仲不入洛黨蜀黨當守
獨知其素守追鋒趣覲於清光雖弗忘魏闕之心猶
未起東山之卧固知夫子薄萬鍾五鼎之榮其禁都
人望一馬二童之志上方渴想公幼徐驅我知郡編
修吏部頃幸識荊竭來剖竹過楊雄之宅將質羣疑
避齊相之堂冀聞片語爰舉宴家賓之典況當修禊
事之辰折花以當酒籌擧柳以流行色製鈴郡閣獲
陪揮麈之清談秉筆中書應許飛鳥之反哺某等敢
颺口號上絜台顏

紫橐相將入帝京朱幡邂逅此逢迎恭桑深得詩
人意拔薤寧希健吏名麻巷明朝文德殿深衣幾
載洛陽城祝公早盡安邊策却致諸生起太平

宴前湖南趙師

撤山前之薇戍方叅捷旗訪江上之棠陰弗聞歸騎
迺為薄具以屈高軒恭惟某官峻特而潔清沈潛而
剛毅生長古靈之里甚似前修從游勉齋之門見稱
嫡子真吾徒之畏友亦近世之名卿清標洗五嶺之
貪風妙算掃重湖之妖祲集衿佩於凋零之后多所
講明營金楊於談笑之間一何神速方名重於竹
帛迺興於林泉魯望江湖散人公雖甚適更生宗室
遺老上必見思會有鋒車徑歸禁橐我知郡編修吏
部交遊最蚤聚散靡常晚繼踵於前規復借光於鄰
績暫駐函關之紫氣同凝燕寢之清香把酒而登雲

山小休午署聯鞍而游雪鼓尚約秋風輙以心聲寓
於口號

長劍高冠有駭機平生受用一淚衣蔦方跕跕水
中墮鴻已冥冥天外飛離索畧憑卮酒訴冥淹却
羨角巾歸祝公小住為佳耳莫與江邊父老違

宴唐經畧廣東

擁旄方面瞻統府之宏開易節領頭屬外臺之初建
敬陳燕術屈致棠嚴恭惟某官直大以方知仁而勇
殿中燈爐錦之疏千載如生博士內前行之詩四夷
傳誦繇國朝而屈指惟唐氏之有人頃膺六際之除

奚翅百函之奏天子改容宰相待罪壯哉對伏之言
都人祖送畫工為圖賢矣拂衣之去方倚下流之飛
輓俄移南國之麾幢以宋廣平鐵石之腸洗馬新息
珠犀之謗儉甚乖崖之條褐蕭然清獻之琴龜坐令
炎熟之區悉變清涼之境賜履至於海既憂顧之少
寬介圭覲于王喜遄歸之不遠我某官昔叨末契今
在下風憶李白於江東迴頭久別訪安期於海上握
手劇談非惟暢叙於交情亦以協同於王事況帳下
之捷書踵至而山前之戍甲已歸世聽金縷之歌莫
惜玉山之倒萊相巨杯之飲蹤不能陪范公一筆之
勾庶乎知免某等習優伶之小技覩賓主之交惟輙
陳無音聊啟玉齒

元戎建纛與王臺應使新特漢節來一紀別俱無
恙在二星聚豈偶然哉清風可使貪泉變老筆能
驅瘴霧開祇恐仁皇思質肅日間已有詔書催

宴新帥劉侍郎

中軍謀先帥瞻牙纛之初臨皇華　使臣屬軺車之
再駕將交驩於大閫爰盛啟於初筵茶惟某官清節
致自丹心事主為諫官御史開陳累百奏之多於君
子小人終始無一言之誤善類陰受其賜明王深知

其忠及拜瑣扉垂登廟廊乃露章而勇去惟天語而莫留旅久彤弓寄專征於方伯腰刀怕守紛来謁之小侯教條陳明鼓角讙亮龍戶馬人之相慶蠻烟瘴雨之一空鷄鶴去而蚌回方共覩廉平之化鳳凰儀而獸舞行入賡喜起之歌我某官幸甚登門加之通譜彈冠魏闕舊陪盍簪之餘攬轡周原新託履封之内久矣雲泥之懸絶適茲嶺海之重逢召鼓史以過岑牟命佳人而戛鳴瑟反玷為兩君之好聊永今宵岑衣以上公而歸無忘此日某等俯陳蕪語上啟玉顏

帝城一別隔天涯邂逅棘門此建牙應是近臣勞侍從頡令遠使有光華他人豈得如同姓王事由未本一家却怕酒醒歸詔下膳曉銀燭照梅花

宴吉倅王實之

瀛洲學士為江村半刺之行句曲山人惜親友中年之別將秣馬膏車而去矣迺殺雞為黍而留之恭惟某官志節日烈而霜嚴文章水涌而山出聲名蚤著不敎黃香之無雙科目小低猶壓杜牧之第五元化孕此五百年之間氣同輩立於九萬里之下風每以直道而事人未嘗曲學以阿世朱游拆楹諸公慙請劒

之言陽子哭廷千載壯裂麻之舉一葉身輕何去之
勇六丁力盡而挽不回有謫仙人駿馬名姬何放之
風無杜陵老殘杯冷炙悲聲之態仲卿妻安牛衣之
儉超宗子真鳳毛之奇下而一障上而公卿會應入
手徵以諫官許以宰相尚且掉頭擁通德而著書命
便了而沾酒麗人歌陶秀實郵亭之曲好事繪韓熙
載夜宴之圖賀客盈門勸展驥而為別駕長官分席
嘆無蟹而有監客想像醉翁澹庵之勁節高風收拾
平園誠齋之殘篇斷稾角此行之不惡然小住而亦
佳方今圖面一新號召四出加璧而延老將行申

公之言前席而訪逐臣必奉賈生之對豈容州佐屢
屈天僊況頭廳迺吾鄉兩相相之迭為而鼻祖云異
日二郎之必做閑門而投車轄莫惜畫歡籠街而築
沙堤佇看大拜風雲之會朞月猶遲我崇禧吏部少
同受業於河汾晚共尋盟於洛社辭暴公子之繡斧
未敢披襟聽白司馬之琵琶何須掩袂素蒙鮑叔之
知已詎忍卜商之離羣肯顧茅堂不嫌草具南轅北
輒車輪慣見於別離東主西賓翰墨未妨於遊戲俯
陳下俚仰獻初筵

去國還山忽十朞看人看盡幾枰棋碧鷄金馬非

吾事白鷺青原欠於詩魯國兩生肯行否海濵二
老莫来遲暮雲春樹嗟修阻得句從今舉向誰

四友除授制

代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加食邑實
封制

提筆舉公槐之位久倚任於英豪剖符拓孤竹之封
肆褒崇於勲舊仍加書社庸勸士林具官某出明視
之宗生廣寒之府自伏羲造書而后至蒼頡製字以
来居然賈通靡不鈔纂始避秦師之獵甘處隱淪纔
入周人之置遂陪衆俊朕方興文治妙簡譽髦尊顯
以史遷之官繇歷平汾陽之可華斯欲光豈解拔楊
氏之一毛清節自持素耻營晉臣之三窟雖勲名異
乎定遠之燕頷然摹畫妙於右軍之鼠鬚供內廷肆
筆之娛開寰宇同書之兆或寫諸琬琰或勒在鼎彝
博古通今雖百世可知也第功行賞何萬戶足道哉
蓋湯沐之舊畬渙絲綸之新渥於戲古者重分茅之
爵是謂封君聖人有微管之言深嘉仲文毋廢朕命
以昌斯文

代毛穎謝表

位冠鳳池之英髦之譽爵班侯國忽加菜食之封矣

沐寵懷慚摛辭叙感伏念臣中山舊族東土寒生昔
西伯詢芻蕘首往遊於周圃及孝王好賓客復延致
於梁園遂由衣褐之往獲預汗清之列居常摹畫軍
國之務非但馳騁文字之間盡挫鋒芒不覺顛毛之
秃久居掌握豈勝指目之多或誣其就縛於蒙恬或
議其見絶於孔子或笑武安之頭銳或嘲蒲嬰之心
長衆方吹求上獨拂拭屢削牘而祈閑退每賜札而
示眷留得於漸濡庶幾直諒友者賜之湯沐豈若思
澤侯哉慈蓋伏遇皇帝陛下奎璧之光燭天雲漢之
章飾物嘉臣冰霜勵操素無三窟之謀察臣嚴穴奮

身有非五樓之援疏分茅之異渥酬執簡之微勞臣
敢不盡心服勤碎首圖報上林一枝今以借海親逢
明王之右文渭川千畝比之封君深愧古人之辭富

代石鄉侯石虛中徐翰林學士誥

朕招延鴻碩興起藝文博約鑽之彌堅既咸推於宗
匠號令煥焉可述其遂長於禁林爰錫贊書以旌儒
彥具官某內涵珍璞外凜丰稜不膚撓於他人亦眼
高於餘子膺朝廷之物色得於築巖加師友之切磋
可以攻玉性非燥濕所遷變語不雕鐫而混成一泓
之水未足多萬斛之源所從出厭瓦注之拙野易以

精工矯崑体之輕浮返之古雅不敢儕諸陶冶之列居常置之几接之旁屬當北門猥直之虛孰堪東里潤色之選求人惟舊朕殊惜居易之老香山取友必端卿何愧九齡之產韶石遂予環於荒遠俾濡墨於禁嚴噫王言如絲賴發明於德音我心匪石益磨礪於忠規若時耆英奚俟訓敕

代石虛中謝表

割紫雲之石聊以自娛上白玉之堂出於親擢持鈍頑之陋質汙清切之邇聯伏念臣品在下中譜尤晚後望脩門之日遠覺幽谷之地寒抱樸櫝藏非敢索山人之價剖珍色貢不圖近天子之光登之寶床藉以宮錦澡身雖潔仄日實繁議臣山之未酬稱臣照之太褊洗吹不已竟雖求索於疵瘢磨涅紙多從莫磷淄於堅白豈必染馬肝之指居然先風味而鳴奬藻之微勞躋摛文之眞拜與陳玄毛穎同召見非供鎮紙之需逢李斯趙高不喜儒獨結衡書之眷仍分弟之舊爵出視草之新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操砥礪之權剗雕鐫之弊勒碑浯水寧無老學之磨應制金鑾或用宮嬪之捧致此支機之具逼於華蓋之躔臣敢不洗濯俗塵切磋舊學藉墨卿以風顧雖慙臺

閣之文以石生為媒或可致巖穴之士

代陳玄除子墨客卿詰

秦重卿爵以客斯為之漢仍秦舊位亞翰林主人一等優游文字之間而不責以吏課有賓友之道焉爾粲然有文磨而不磷雅嘗見關於孟軻而或者謂其與孔子蓋相為用来從吾游質凝重而氣芳潔所長不在於點竄典謨塗改雅頌而已進之卿列待以客禮夫膏沃者光燁漬久者色深人之於學何獨不然余不憚於研磨爾益思於策勵

代陳玄謝啟

召同四友愧需桑之非才仕至九卿忽婆娑而就列皆猶甄之賜也非媚竈而得之伏念某分上黨之枝傳絳人之業朝磨鐵研夕映雪牕雖皴裂欲無全膚然燥濕終不改度嗜古文字班馬之香是薰與人交游陳雷之膠不解弄翰之池盡黑餬口之突不黔偶陪泓穎之名流殊乏卿雲之妙思上恩甚渥月輒給於一枚舊學都荒歲纔磨於寸許中遭點點梢見擠踈唾畫駿之俳諧指成蠅之謬誤仲將之點如漆世豈無於公平內史之灰復然公真有於內造靖惟先世僅受松封曾是鰥生驟躋棘列茲蓋伏遇某官睟然

見面黙而知言潤色廟謨不假丹青之力劑量人品尤嚴皂白之分既湔黠黠之誣仍玷清華之選其敢不研精游藝麾頂訓知杜陵金掌之詩可謂榮矣孫子漆身之事竊有感焉

賜楮知白詔

漢儒推尊誼仲舒至矣然於誼曰賈生於仲舒曰董生友之而已獨於楮先生者師稱之其為世所崇尚如此朕既召穎泓玄置左右三人者皆言汝功用敏於竹帛材質清於玉雪博記古今之書善摹國家之事鋪張設飾非汝不可矧方幅之士沓至於朝以煥三代之文而舒六藝之風雖欲卷而懷之得乎前求遺逸舉茂異不過今有司物色或下郡國遣詣公車吾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蓋以賓師之禮待汝汝其幡然而起賁然來思副朕右文之意

代楮知白謝表

臣無他技方虞札惡之譏帝有恩言昭示衮褒之意粉身報淺汗背愧深伏念臣自奮孤根偶逢良匠施風斤之巧斲如月杵之精妍早踐名場不數曳白之叅后游文舒畫見殺青之書雖屬辭之士着價稍高然嗜利之徒見伐未已諺朝珣短庭議敞輕量才則

曰牧麤奏技則云愈薄方聖主飾昭回之際固難負於馬圖若愚臣窘邊幅之尤僅可供於驢券曾謂十行之明詔俾陪三益之后塵委穆之以百函之多餉張華至萬番之富大字則書之策安能措一字之謹嚴小子不知所裁徒自嘆成章之狂簡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取士常嚴於尺度養財靡縱於斧斨思妙化工陋癡人之刻葉辭根理致異墨客之夭籐顧慙側理之微奚補右文之盛臣敢不益思展究少效鋪張新智無窮豈必無察侯所造舊聞有攷或能補遷史之亡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二十七終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二十八

書

丁丑上製師

竊惟今日重戍在邊兵力疲於暴露民力病於轉餉國力窘於調度此中外痛心疾首之時也士之欲進言于戲下者多往往竊嘆私議相顧莫肯發曰不在於其位也曰交淺言深也某之不肖厠于幕下之士不可謂之不在其位矣又蒙幸於左右者有年不可謂之交淺矣默而不言詎不可也情不忍也夫官以江淮制置使為名府事但兼之尔而足迹不至淮甸自

江以北付之文移晨起晏罷坐曹据案与治州縣無異精力耗費於簿書而閫外之体統未明智慮周匝於事物而天下之明義未講此失臨遣之意一也官軍按甲不動而藉山東群盜之力以收舊疆彼皆以殺人掠貨為事欲其秋毫無犯所至牛酒開門迎劣其可得哉沿邊守宰誘殺降附騎淮惡少俘奪人畜義旗所向有旅拒而無響應有堅壁而無倒戈此失吊伐之名二也張魏公秦丞相雖邪正不同然終身各守一說今也知戰之必不可以而不敢力主也知和之決可為而不敢深詆也若攻矣而又欲守既守矣而復欲攻内無執持遥有稟聽擇善不勇慮患太深豈以去位為難乎此失去就之義三也凡此三失愚請極論其所以然者夫欲有事於仇虜此天下之公憤也非一家一人之私憾也奈何不昌言於朝不博採于衆徒與二三君子籌之彼唱甚高之虛言我圖甚難之實事不出力以助我而持論以律我或漸變為知難而退之說或遂謀為潔身而去之計古之君子與人同樂必與人同憂今之君子預吾成而不預吾敗共其安而不共其危此愚所未曉也先生能以一身受公議之責而不能以公議之欲為者精

白言之于上何欤盖自南渡以来國家畏虜之病何其深入骨髓也昔也畏虜之新焰今也畏虜之餘威有可強之勢而自貶以趨弱有可勝之理而預憂其必敗謀國至此可為極矣自古任責大臣其胷中必有卓然不可易之見至於成敗利鈍雖以諸葛亮之明不能逆覩然討賊之義不以成敗利鈍而遂廢也今惟惶之籌無所堅決疆場之吏無所禀承欲議進取則上制乎庙謨欲偷安退保則下畏乎公論聚十数万兵境上退縮如處女之不窺門戸也謹畏如彭祖之觀井也日月逝矣機會坐失如天下后世何誠

使吾之國人畏名義甚於畏仇虜通上下為一心合中外為一家勇者請行而怯者不議其后君子叶力而小人不撓其成又安有下作而上不應外欲為而中沮之者哉凡今之持論者有三怯者欲和勇者欲戰持重者欲守虜亡無日吾誰與和和不足言也試言戰可乎下哀痛之詔以誓衆移和買之幣以犒師使名義暴白如此則可以戰若陽諱其名陰喜其實無大舉之勢而姑為小偷之事則戰未易言也三制闔脉絡相通連衡並進使聲勢環合如此則可以戰矣若一邊不動一方用事如人之身四体不仁而一臂

粗舉則戰未易言也姑舍是言守可乎有張巡許遠之忠義使登陴之兵衆創飲血而不怨如此則可以守若勞役無度甘苦不均士卒凍飢而將帥歌舞娛樂軍心解体則守未易言也有羊祜杜預之恩信使並邊之民知安居奠枕之樂如此則可以守若杵築未乾驅之穿濬穿濬未已驅之營造民心胥動則守未易言也夫戰守大事也先生何不於此時與君相精講而熟訂之因以立一定之規模欵或謂方今廟謨淵深外間莫測如陣亡功賞暴露犒賜蓋有司細務然而奏請累月不下況於爭大事乎愚謂休統正

則條目舉大事之不爭小事之所以不報也先生何不亟言其大者次言其小者按行兩淮以數軍實激犒三軍以作士氣求老成有方略之士與之共謀議勿使之懷材抱道而有不吾以之歎起閑廢有人望之將與之共功名勿使袖手旁觀而有不尽用之恨移江上諸屯之半於江北以省餽運收北來流附之人於江南以示恩信罷兩淮土木之不急者以休民力旌沿邊吏士之死節者以觀戰功使風采精明人心興起開關可以戰閉戶可以守雖以之抗新造擇義精立志果而已賊未授首臣無還期裴度所以平

蔡群疑蒲腹衆難塞胥刘表所以覆荆州也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使先生言而用則留不用則幅巾還第大節不毀孰與得官職而失名譽者比哉某日夜念此憂思旁皇不自知其言之出口惟赦其狂簡幸甚幸甚

戊寅與制帥論海州

某竊見楚州再發攻其令李全等進取海州某愚暗闇於情事不敢借古為喻姑以燕山之役言之自石晉夫盧龍一路以藝祖之英武欲復其地不可得至宜和興師燕山再入版圖可謂不世之儁功矣方其

告捷天子御正衙稱賀拜王黼太傅童貫蔡攸第賞有差未兩年燕山再陷而亂華之禍作首謀誅竄社稷隨之嗚呼真得燕山真成不世之儁功而后禍如此今海州凋殘僅存茅葦二三十戶未及燕山萬一克城之後海無資楚之糧楚有餉海之費憂自此始某不敢深言區區之愚為制閫慮非謂攻城未下也政恐旦夕得城論功行賞大使必預而後日始無詞以自解矣其事近則目前遠則數歲是時雖梅噬臍何追古人料事雖千歲可知下猶為百年維持之計豈以諸賢識見高古而思慮不及於數歲之后哉愚

謂不得海城雖目前無美觀然它日無后災欲望熟
察利害審擇禍福使置此事於度外萬一楚州以捷
來告宜推其功與之勿為其餘波所及若已班師則
乞明告朝廷早行下楚州收拾及今猶可也

庚辰與方子默僉判

某初入幕朝野盛言虜哀及泗上一跌始息進取之
謀以守易戰某隨幕府至淮東見刘璋擁兵三萬端
坐山城而維揚之兵不滿數千始喟然悟築城之害
妄意欲抽減極邊戍兵使屯次邊以壯根本其說不
行至今春虜騎犯安濠攻滁游騎已至宣化飲江某
與同幕王中甫輩至龍灣點視舟師虜旗幟隔江明
滅可數于時金陵人情震動外議以邊面無備歸怨
幕畫某在幕最久得謗尤甚二月二十二日滁州圍
解江面定疊三月三日宣威轉廳丞相傳天語制師
諸悉江淮事不可去某方敢控南嶽之請制帥始令
謁告然移書光範已為求祠蓋在幕之本末如此盱
眙屯二三萬安豐屯二萬濠梁亦不下萬人而合淝
維揚戍兵不滿五千虜至宣化非人謀乘刺理勢然
也諸賢之意豈謂大將在極邊虜必不敢入耶許俊
受圍七十日不敢出於刘璋何尤彼兢兢保一城且

不足欲其蔽遮淮江難矣山東事端甚微今已横流
夫復何說刘越石祖士稚乃是出門戶外就别人地
盤上做工夫不該本領今日招納山東是擔錢擔米
出去做事其法當有限止本欲用此曹取邪海不可
取遂納五萬人於兩淮把自家地盤先作踐一遍此
曹名為忠義實以飢驅先殺忠義副帥沈鐸継稱兵
向南渡門自羊家寨至盜城寶應境内焚掠一空通
秦震動主議者遏絶掩護而不敢詰慢書至制司極
可惡今又有濠梁之健氣勢俞王蓋舉國听山東自
此始矣若朝廷打開門戶分曉做將去以雖耻為重以

成敗利鈍為輕猶云可也但高孝二宗辛勤累世之
業恐難付之一擲今東山滄口既闊諸豪復引韃靼
與我相聞駸駸有結連夾攻之議安知山東諸豪無
郭藥師輩復生聞已有帶韃靼牌號者制帥鑒宣靖
故轍深知其非第恐任責别自有人去年杜叔高獻
策北通韃靼豈特不通今古者發此謀哉今將帥之
才極少刘琸敗刼之后别無可言許俊威名今年大
減李由之就禽郭貴誠石俣先后戰死王辛只堪偏
師小敵去春遇大敵幾不免向來淮陰今者濠梁之
捷皆是山東人立功可嘆可嘆山東已納者歲費緡

錢五百萬米四十萬斛其在東海睢水二縣者不与焉言之可為寒心

辛巳答傅諫議

黄二守死事不同誠如尊論然何憲初護齊安官吏士民過武昌却以身還齊安固守半月城破為虜騎擁入大江死於赤壁磯下見於安陸通判石孝淳体究申狀如此許遠不死於睢陽且獲與張巡同傳盖自古於死節之士例不求疵方何憲再絶江僚屬莫之從者而獨往彼寧不知往則必死盖知所處矣今安齊逃死官吏士民反合調以攻死事之守

將偷生無責守死有誅近於大史公所云全軀保妻子之臣媒蘖其短者矣疆埸之事至危至險兩勢相當然后可責人之死節漢高帝不誅守尉謂其力不足尔昔人於大棄官守之臣猶為之說如此況殞身之喪元者哉刘韐一生從童貫及河北死事即謚忠顯李若水悞靖康遠狩及青城死事自吏侍贈執政謚忠愍吕社覆淮西一軍及淮口死事自兵書贈資政立庙合肥此皆近事悞國者猶棄瑕録忠況未嘗悞國直以力不足抗節而死者哉靳黄素無備虜十萬大入江軍二千守関皆百戰創殘之餘其何以當

所痛者赴援大將握重兵迂曲逗撓坐視二城覆沒聞朝廷將明置典刑是矣然死事者無恤典有煩言何憲就如簡書所云李茂欽死守孤城不知又有何說或言其不知變抗陷一城生灵然則究竟如何則可其愚見始終如未審先生以為何如

乙酉荅真侍郎

頃承大行遺詔率土悲隕念以尺書奉慰繼聞新天子訪召公未至除命已四五下又念四方賀書必盈几案遂併前書不果作駛足至伏頓誨翁捧對驚喜聞以此月初發仙里不知入對清光定在曷日向得陳益夫湖南書謂侍郎近於心上做工夫出處語默方寸之門必有成說然猶虛心下問仰見謙志悠之談皆以不出為是但侍郎挾蓋世盛名潔身乱倫之事自是做不得逆知一出決不能免世有一種人好持高論責人僕不敢効尤姑言目前淺事以荅真意上孝友聞天下近日之事輟朝不怡圣意可見昔永熙之世廷美貶卒德昭暴薨明受之變元懿天殁此則誠有可恨今故王廼是為盜迫脅在朝廷宜下哀痛之詔流涕慟哭致孔懷終鮮之恨可也厚葬美謚尽送往餙終之義可也今皆未之聞焉在東朝則

非鳴鳩平均之意在上則少鶺鴒在原之情万萬世謂何哲庙之待徐邸祐陵之待簡王即是本朝家法誠能將明此事以扶人紀第一義也其次邊事其泛前以為大將不當在極邊今制併帥在極邊矣夫嬰城固守守臣之事也提兵出戰軍帥之事發蹤指示制帥之事也今制帥處軍帥之地矣又兼守臣之事矣自昔制帥必居形勢之中以應接四面事料敵而機不臨敵者也解圍而不受圍者也設自臨敵使誰料敵設自受圍使誰解圍譬如下棋必安排數着制帥在極邊是有第一著而無第二著也猛虎出沒無常所以可畏若棄山林而即城市則人將烹食而寢處之矣自移司以來天下之勢偏重於一郡帳衛單寡手足尽露壤地孤絶氣脉不接知愛極邊而不知愛次邊知防邊城而不知防江面極非長筭今盍少徙於内乎不特制帥當徙内潤帥當在淮揚不當在盱眙昇帥當在合肥不當在安豐騎帥當在滁不當在濠江池帥當在蘄黄不當在浮光極邊諸郡城堅粟多只合付之郡守極邊有守臣次邊有軍帥江面有統府自然國勢尊安方今人物耿然所用皆無賴新進愚謂守臣要須得如田琳李郁輩能守得一城

者軍帥要須得如李實趙樽輩能殺得一陣者統帥要須得如鄭亨仲劉彥修輩能道得諸將下者平時既不素儲人不知此三數十人外侍郎面上已有幾人頗曾留意否若夫初政合行之事尚多未講歷觀前史或焚錦繡或出宮人今未聞也或訪故老或求直言今未聞也前日非不褒崇耆舊但隨人着少恩意而已未嘗乞言也非不收用名勝但置之礼樂文字華選而已未嘗与之圖事揆策也上下搭結諛悅取容廟堂之上不聞有如召公之於周公唐子方趙閱道之于王介甫者禁闥之內不聞有如嚴延年之於

博陸侯王樂道之於韓魏公者此等風俗雖難革亦不顧諸賢薰陶漸漬之也天下常恨公等三數人不用今皆用矣唐人有言万代瞻仰在於此舉原公無改初節益進昌言以荅天下之望其極知侍郎非愛做官職之人但魏元忠少立名節末后不免捧制嗚咽歐公當新法之際有宣徽使并門过闕之命韓公深憂之曰永叔莫被牽動及聞歐公力辭方大喜呂居仁末年云好相識惟恐其老壽錯做了陳圖南亦謂和明逸曰名者造物所忌恐有物敗之惟侍郎勉旃某久無一字脚入都非侍郎寄声此書亦自懶作

乙酉答傅諫議

某竊審黼座與思驛書趣召始有安車蒲輪之命后有進職內祠之除既為朝廷喜又為先生憂向使門墻不見亦欲獻其狂瞽況謙謙之志諄諄之誨安敢不竭愚衷以答尊旨竊謂先生有決不可出者有至難言者四召彼故老雖是主上初意此番廷因一從官建言而出一不可出也不苟合於為左諫議之初而彊起於謝事十年之后二不可出也自古及今少全人先生修到這裏原為天下后世深藏此璧勿使少有瑕顇三不出也此為不出論尔出又有事在大有立主之功非惟人謀亦是天數一難言也當國二十年冒事多矣而欲使之改志慮變規摹以從我二難言也礼下絳侯尊異博陸漢之文宣皆不能免今遽以攬權听斷責望主上三難言也當世要務真魏畧言之矣下于兩賢則太卑高於兩賢則太偪四難言也然則先生將何以復于上乎疎賤小臣固不足以知君德每聞天下稱頌堯言蓋閱古今誠治亂之賢主也諸公不積誠意以感悟乃張危言以攻激諸公之誤甚矣何況上方委政大臣諸公乃於此時專攻上躬謂之不中機會不切事情可也如時

見砚堂

事何為先生計惟有堅卧不肯起一着不可以有亂于永世但力亂恩數之后恐不免有囊封手疏之類莫若為上言賢士不可逐直言不可罪彼造膝附耳之語乃宣播于外下之失不可追矣此設鼓立木而求乃譴怒其人上之失不已甚乎若夫忠義陸梁寢有姚襄侯景之勢江面單弱不及杜充王權之時識者方有被髮左衽之憂而在廷諸臣莫有深言此事者

乙酉與胡伯圜侍制

高孝二祖畫淮固密守江尤嚴观戎立國守淮帥置司之所則此意可見矣然則虛江面以實次邊且不可況又虛次邊以實極邊乎夫閫帥在盱眙昇帥在安豐焉帥在濠江池帥在浮光此向者調法之誤猝有緩急盱眙高枕而真揚横潰浮光按堵而新黄夫守安豐濠滁堅壁而秣陵之人為之荷擔而立十年禍根乃在於此執事者愧守死法莫肯变通又併移制帥於山陽其誤甚矣近聞忠義人大掠　艫相御出境而去此猶虎入人家攫食牛畜生人姑幸其去而不暇計日其復来一旦突然而楚無兵揚又無兵江面必是震動是時沿江制置使外何以待敵内何以

固圉所謂水軍果可以防托蒙衝戰艦果可以遏飛渡乎然則建虛名而受實禍其必沿江制置使當之矣為今之計惟有還戎帥於安邊還統府於江面而已維揚者淮東一路之根本也合肥者淮西一路之根本也今盱眙安豐浮光各屯二三万人而維揚合肥僅有些小人馬愛極邊而不愛內地憂邊壘而不憂重鎮獨何歟蓋調發之初諸賢氣銳但欲為摧鋒渡河之勢而不知鷙鳥將擊政不如此金鋒不可摧河不可渡重兵貴將塊坐淮頭智勇俱困孰共稍徙於內乎維揚實則淮東安矣合肥實則淮西安矣兩淮安則江面安矣極邊諸群只合付之諸臣仍令諸戎帥各留統制官以輕兵守之昔人有守兵必有捄兵惟今日無捄兵還戎帥於次邊則有捄邊兵矣夫三軍諸將所以凜畏統帥者惟係德望亦由兵威若兵威可恃則鈐轄總管亦足以彈壓若兵威不立雖都督宣撫可得而玩弄山陽南兵万人而北人多至十餘倍許國者乃欲小制置使虛名傲之其及矣歷攷前代未有開大幕府於山陽者往往朝廷誤倚山東人為重尔嗚呼回巨猾為忠義認群盜為遺黎撤去藩援引入堂奧遵之以韃靼可以來之塗示之以

官軍不足畏之狀邊臣誤國之罪上通於天矣今忠義叛矣遺黎掃地而去矣山陽空空一壘不知制置使束手城內制置何事哉重兵尽在江北江面蕩無一人雖杜充王權之時局面亦未至如此危急謂宜倚閣闢国拓地之虛談講保行境衛民之實務罷兩淮沿江制置別於江上建大師尽護江淮聚精兵數万大使自將時時以輕騎巡行次邊使次邊江面旗幟之容金鼓之聲隱然相接則姦雄不肖之心可以少殺國家必至之禍可以少紓

戊子答真侍郎論選詩

昨承尊旨令編選詩今取百十三首作一冊申納古詩九漢九魏十二晋五十二宋二十一齊八梁二詩古詩發乎情性止乎礼義三百五篇多淫奔之詞若使後人編次必皆刪棄圣人並存之以為世戒其流為後世閨情等作幾於勸淫矣今皆不取五言祖蘇李首句云結髮為夫妻若俚而媟然下文云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深合援袍忘身之意不云生當復来歸死當長相思首尾皆有意義不涉邪僻班姬團扇之作怨而不傷臣妾之誼當然張曲江嘗取其義曹氏父子所作雖非過沛横汾之比后世帝王筆力

罕及此者太宗英偉蓋世其詩乃似書生無復氣魄水心譏貶二曹太甚此論未公王仲宣轉仄兵戈諸詩略備時事謁帝承明廬篇意多悲哀然孝友之情備見乎辭阮嗣宗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世亂憂深言近指遠似不可以人廢張華荅何邵自謂優游卒歲矣安知晚節之禍足為持祿固位者之戒補南陔白華二首視三百篇固縣絕比韋孟豈不簡而勝乎韋孟太絮及云誰謂華高金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廉而不言粹美東生又不能道漢作近古處直是逼真魏晉以后不及遠矣陸士衡顧君廣末光照忘薄暮年君臣之際深矣劉越石時哉不我與夕陽忽西流每讀至此常哀其忠憤不衰之志盧諶諶輩雖不會做事猶能上書雪主將今時賓客止會諶豈可輕訾越石亦非泛愛借問主賣蜉蝣輩寧知龜鶴年廼是殁而不朽之義景純明數知死非真有羨於龜鶴也陶公是天地冲和之氣所鍾非學力可摹擬四言最難韋孟諸人皆勉強拘急獨停雲榮木諸作優游自有風雅之趣在五言尤高妙其讀書考古皆與圣矣不相詩而安貧樂道遁世無悶使在圣門豈不與曾點同傳但索標揷人

頭前途漸就窄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謂之達亦可謂之媮亦可與古詩古墓犂為田一首歆並刪去世以陶謝相配謝用功尤深其詩極天下之工然其品故在五柳之下以其太工也優游栗重僇死廣市即是陶謝優劣惟詩亦然顏不及謝遠甚五君詠却是不易之論鮑明遠詩体與左太冲相類古意浸微矣元暉又工于靈運登孫權城一篇如錦人機錦玉人琢玉非年歲經緯鍛鍊不能就但陶公于短章稀句中美刺褒貶確乎其嚴而此篇押了十八韻竟無歸宿此豈可以智力爭哉別范安成一首尽離別之情休文得意之作也頃見阮嗣宗曹子建鮑明遠江文通之類皆有全集陶詩篇篇可取而蕭統止取五篇無緊要者則諸家傑作横遭絀落者豈可勝計其本不敢當此差使但先生長者諄諄命之止得黽勉揀去未必仰合帥指更望為將全集子細看過勿使觀者得以譏議幸甚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二十八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二十九

書

與鄭丞相

邇者朝廷大黜陟大廢置莫不犂然當於群心凡前日臺閣名流犯嚴觸諱力爭而不能回山林孤士隱憂大息長往而不欲返者吾相得政以來事事罷行人人收拾昔有所謂快活朝報於今見之天下幸甚抑草茅諸生猶願有獻焉留一鄧溫伯李邦直於內卒能為諸賢之崇改一役去匆匆猶使小人得以藉口我公規模全以无祐自此堅凝初志開拓遠

用君子毋使一憸人得厠其間力行好事毋使一事一物之偶失其理則我公相業煌煌赫赫與溫公相望於國史矣某自幼固已服膺道德文章之望二第希道克遜肄業持志又獲親炙書冊琴瑟之前憶昨試邑建陽適為要路所嫉組織言語橫肆中傷幾逮對御史府矣時大丞相方在瓚闥深惟國体力解當權謂文字不可罪人謂明時不可殺士某之所以獲全要領我公之賜也茲聆廷告輙綴儷語且勒要札以贄今者東鈞當軸之慶以敘向來生死骨肉之謝筆硯荒廢文義鄙淺皇恐死罪

某茲以吉倅闕期迫近挈累之官行至福州承興化軍遞至省劄某叨被恩旨令赴都堂審察驟聞成命深惕危衷仰惟某宦粤從登拜辛衡以來尤以明揚士類為急璧帛首延於故老弓旗歷聘於遺賢莫非采當世之公評極一時之妙選知某門蔭入仕人物冗瓚州縣奔走無一毫可取之長里巷浮沉無久幽不改之操頃遭讒慝愈自退藏常恐終老山林不覩天日敢謂江湖留落之迹亦在廟堂記之中憶自昨某官開誠布公哀窮悼屈出之子溝壑抗之於雲霄則某何以有此前乎此未知仕進之榮當奈道亨通

之時獲預拔茅連茹之數然後知其榮焉少之時未知過合之難及晚涂齟齬之餘忽有築臺市駿之遇然後知其難焉此某所以捧拜公朝之誤渥尋繹吾相之大恩不自知其肺腑之激烈涕泗之横流也某骨相多屯謗傷易得頃罹語既愈自退藏忽逢真宰之登庸自附微生而忻幸庶可仰竊覆燾俯謀稱梁敢謂某官力援孤蹤過乘虛譽疇昔既挈出於内溝之内今兹又招延於閤閤之初未上謁於翹材已挂名於除目朝野之論皆以為我公當軸序進百官動守尺度稱量群材不差銖寸獨於某超院轄而為職事官蹤守貳而為議幕不計資級寖階顯榮奉慈母之安與食元僚之厚祿化飢寒為温飽拔兄賤而高華伏惟某官此恩此德至深至重雖無奇節可効報于衆中獨有孤忠願終于門下

與鄭丞相　第六首

某自辛丑秋出嶺再叨台命除再被論列列擢髮數罪莖臍省愆明知寔之歲走介上我公壽某終不能貢尺牋効寸芹豈心力不如寔之哉癸卯仲冬寔之僕婦返辱大丞相先生親洒翰墨拊存危縱嘉奬微尚父子愛子師于高弟殆不能過某平時於敵已以下書疏登記酬荅而況於拜大丞相先生之賜乎其所以遲徊瑟縮至今良以無狀毀跡尤能累人而衣鄉又廢置黜陟之所從出

凡人之身豈能無過曷欲加罪何患無辭而某每遭煩瀆必有數語波及恩地覺得謗呂介者意不在石而在富攻蘇舜欽者意不在蘇而在杜此某所以居常惧惕而不敢安者非惜身也憲為我公之累未已也以洪四年之內姓名不至鈞門然兩得祠因謝時相父子書明言某申公客也不可畔去又與其門下賓客之尤親密者書云某除擢皆由申公寔事不可諱又每語子弟曰我廢棄于時矣汝曹世世不可忘申公亦每每發之詩文循跡觀之書問疎于寔之而心懷朝宗則有甚焉近鄭

幹德言歸居相鄰日相過能言大丞相先生心甚安休甚康起味益深願力益弘自恨內身不羽安得攜杖屨挾書冊侍洛下深衣之側從鍾山蹇驢之後乎因與德言共說大丞相先生退處十年非惟國人久鬱周公居東之望聖上亦有甘盤遯野之難今茲眷斷赫然時事一新我公舊學也名宰也雖欲挹浮丘而從赤松得乎旦夕必出而圖吾君矣

某敬惟某官有大勲勞於王家發大願力拯期世嘉定初潛之策不減魏公端平一變之功何愁涑水鴻業既定成功弗居不待誦魏處士赤松之詩已先動

裴晉公緑野之興惟一念隱憂於宗社盡重來整頓於乾坤凡朝夕輔台納誨之言皆疇昔尊主庇民之學少晉勸誦有光紹興趙忠簡之前聞遂拜辨章將舉元祐文潞公之故事世方有望公亦何心某一生齟齬歲晚尤甚頃由嶺嶠脫輓言歸因山避謗加以親年高宦情薄自分此生不復出鹿門過虎溪矣豈料殘年復見天日璧帛弓旌旁牛四出某庸瑣何物亦蒙記億起廢察州向非我公造膝開陳極力薦進則空谷纍臣何以臻茲然則心慮困衝精銳銷憊小何以發擿姦伏大何以廉立懦頑庶幾藉手以見前修聞人之萬一乎

某敬惟某官格天之業浴日之功兒童走卒所能稱誦某獨以為涑水公用元祐止九月我公用端平僅年餘然熙豐以後無元祐寶紹以後無端平則國之為國未可知也去之十年然後士大夫有知公未深之恨明天子有用公未尽之悲安車強起溫詔苦留冠秩孤卿擁旄鄉國備物典冊焜燿一時至於賜第京師錫帶玉府先朝惟荆公以洮河之功史相以潛邸之舊膺此異數至公則又尊寵過之然公之心以世運否泰為已憂樂世之論乃以外物去来為公忻

戚均為末知公者何當解蔥珩脫孟勞超然物外使
其輩得以追攀於半山蹇驢之後哉其承乏將指愆
十閱月望雲念母箋天乞骸尚閱俞音反叨誤渥自
量忝竊方此控辭昔出翹材今垂暮齒獨有晚節尤
當愛惜蓋嘗折衷諸公奠為解郵鞍馱放逐水草而
悠悠不報今天下惟公緇衣之好絺袍之念終始不
衰一聞其此語必為惻然動心也
其歷觀先正諸公相業雖異要必君臣如魚水之契
同列如鼎餗之和然後能相與以有成富公有人望
一夏竦甚之於內遂至終身懲創金陵有主眷一惠

卿撼之於下雖再至沈不能久惟其官則不然端平
一變追配元祐社稷長久終必賴之不容而去袖手
十年靈光巋然天意所屬聖上有知公未盡之愧天
下有用公未盡之恨一旦金縢啓白麻出壞局振膠
絃綢同堂合席者有下殿不失和氣之美分陝授鉞
者無繞床措置西事之憂至公血誠可以對越奮張
天步康濟時艱雖韓范之於先朝趙張之於南渡元
勳盛德茂以加矣其負譴去國狼狽出關豈無交游
散如風雨獨荷廊廟勛舊之老再訪江湖放逐之臣
都人聚觀以為創見自山林之蹟遠徒軒廡之戀深

今茲翹材重開多士復集而某類先　物推之而去所謂命歟昔李少卿身在絶漢之北聞子孟少叔用事不覺失喜此豈有絲髮世念哉士懷恩舊情有感觸不自知其然而然也某起卑微据高華如人夢游鈞天忽然夢覺本無所喪奚足迫恨獨是負明主之知辱師臣之薦常恐沒世莫自此心舊揆予麾懷辭未報吾播物啓擬曰俞盖深諒孺慕之情且欲問讒慝之口矧霑微禄仍直小龍人知罪累之已輕自覺身心之俱泰今而後入有辭以自其大人矣出可以見魯衛之事沒可以從先大夫於九原矣

某自端平去國絶無再入之念去歲獲隨召節望咸頗猶震灼不自持然一對之後旬月之頃徧歷平生夢想不到之境界躐取他人十數年躋攀不可上之官職雖曰遭際君父然一二年間便朝通英明揚容啓我公之於某可謂不遺餘力矣負罪而行衆所唾棄我公獨飲餞之又臨訪之恩意綢繆如惜其去者士懷知己中夕上心未嘗不慷慨泣下也顧佩服承君道鄉之訓一字不入帝城耿耿此心我公必垂察焉某自聞黄麻告廷喜而不寐然為宗社喜為善類喜為天下蒼黔喜又為先生憂它人當國於安閑之

際先生得政於兵旱之後某之所以憂也昔　仁祖
再相富公又謂歐公曰弼頃為人所譏今必顧慮不
若堅守前志竊觀近事愈加謹重豈非有所懲創歟
溫公天若祚宋之語固疎然守道在已成功則天亦
名言某昨在講筵每因燕見必進辨姦之說言語比
之他人尤為苦切我公試質之於上必尚記憶反受
畏禍摸稜之名宛乎哉玉音鐫諭使為平詞某不奉
詔自當誅矣安敢更播之于外進不敢枉道退不敢
潔名所以竭小臣之忠愛報明主之知遇也奏藁具
存天下后世必有知此心者前揆知某決不能出漫

畀左符方以辭免未俞為苦一旦我公提筆術察至
情美職真祠不禱而獲所以保全某晚節末路者至
矣盡矣自我公再持魁柄當世士大夫以至明友親
戚皆意某死灰再然某獨謂宰相當收拾天下士豈
私於門下客乎某老矣願如神明逸歸華山楊大年
歸陽翟不願如石守道蘇子美累它社富二公也祠
請既俞識與不識皆曰是子知止皆曰吾相至公然
則某之不出要亦有微助於廟堂矣
某準省劄一道除某宗正少卿寵光遠逮感涕交零
某竊惟當世賢士大夫不合而去者多矣或往而不

復返或久而後見收獨某甫去國即除職予麾甫辭
麾即晉職奉祠甫食祠即起廢為卿中外之論皆謂
某何人乃尊聖君賢相記憶如此拔擢如此收拭如
此猶記端平初趙履常由小蓬仙此職某視趙無能
為後而序進乃與之同可謂極書生之榮遇矣某厭
退閑而喜進用特甚於它人放逐以來闕庭翹館常
在夢寐自當年走而就列豈敢褰裳而控辭實以老
親今年八十八歲母子相依為命跬步不容相舍臨
漳近在五百里內尚不能往區區情實去歲兩申朝
省言之悉矣謹具免牘一通等專人詣光範門投獻

望鈞慈特賜敷奏亟收新涇俾奉舊祠使士論皆曰
先人老母有辭官養志之子亦曰安晚先生有招而
不至之客某死且不朽
某四月初再具免牘未至間共領三月末鈞翰一通
丁寧告戒勉之一出且知聖上曾問小臣何時可至
某自幼識字即知不俟駕之義安敢稽留君命徘徊
顧望況在列諸臣或以科目或以才學自致通顯惟
某無科目而錫第入館無材學而侍經掌制此身秋
豪以上皆君父之賜而吾相之恩也神馳魏闕夢繞
翹館肉身無翼恨不奮飛實以親垂九十目昏

足弱卧起痛楚須人扶掖每朝暮上下床呻吟殆不忍聽常在膝下則喜出稍久則尋覓一郡皆知君親一致忠孝一理設使某知慕君而不知慕親能為臣而不能為子通國議論譁然而起被以康章子之名是時吾君吾則雖欲保全不可得已區區丹赤具如前申欲望鈞慈更賜敷奏先為某摧謝聖恩次及親年大耋迎而行舍而去皆不可之狀陛下至仁必惻然從欲矣

某七月十二日承本郡遞至尚書省劄一道奉聖旨某除秘閣修撰福建提刑者洊胙異渥深惕危衰論譔之職素高舉刺之權尤重列卿部未嘗輕畀在前修間有此除如某非迫親年力辭卿列但欲避康章子之謗不知犯防風氏之誅荷君相之寬恩需牧守之遠次謝牘未登於翹館除書復下於窮閻便家廷綵戲之娛動閭里繡行之羨九族相語一城聚觀皆云吾相之成持諸生有甚慈親之類復爰子冊心激烈雪涕滂流某粗從師友聞理道之言素與鄉井無親寃之累萬萬不至於夸詡得意報復任情以孤使令以辱啓擬第貼職峻恐物議未充占籍近亦令甲所禁當辭一也先朝如蔡君謨林子

方皆以忠直有節操嚴冷無面目被選某為人欠風力臨事少斷決預有疲輭不勝任之憂當辭二也既且楷牘一通復齋戒熏沐勒此惡札專人捧詣政事堂欲望鈞慈特賜處分

與喬丞相

某伏準勑劄差某主管葉雲臺觀不由祈請實出記憐竊自省循第深感懼某頃繇凡品擢預俊游奬遇特殊謗傷交至及收朝蹟尚喬州麾疲心未補於前愆擢髮又遺於新劾蓋以書生之習氣不量事体之重輕輒因對揚冒獻狂瞽孔門惡訐以為直漢法誅非所宜言以至流傳尤乖恭謹咎雖已往罪則新仰荷化鈞止收郡紱某於是銷聲息影甘為聖世弃人矣叢祠之命飛落九天自昔名人多有一不復者如某庸瑣何足深惜今也仆而起棄而收倍費大丞相造化如此癃老之母襁抱之孩勸喜感涕交下

與李丞相

某伏準九月七日省劄除某江西提舉逖聞誤渥戰灼靡寧伏念某一介孤寒三年閑廢蹤跡久淪於畎畝姓名不至於廟堂朝無更相稱譽之交身負不敢

辨明之罪居常循省盍永棄損不自意真宰登庸
材奮起顧如困　亦荷託憐擢諸祠官授以使指不
由寸援盡出至公它人放逐之而吾相招徠之它人
廢錮之而吾相拔用之仰惟某官天地父母之恩何
以論報捧戴除目感涕交流惟是江西名部監司高
選恐非庸瑣可副使令謹因省遞之輙回露控辭之
請欲望鈞慈特為敷陳俾安愚分
粤從某官爰立以來國人之論以為廉如公儀休公
如孔明敏如李文饒好賢樂善如崔祐甫裴珦而又
持之以正鎮之以重凡天下第一義皆欲舉行當世

第一流皆欲收拾雖其間或制於獨斷沮於邇言然
海内蓋以諒我公之心矣觀其黜陟百官進退群材
苟有可采雖嫌且憎亦不終棄如其不然雖親且暱
未嘗用有上書投贄守門而不省者有掃迹滅影相
去千萬里而見收者某嘗妄謂它人為身計故分明
庭立黨與我公為天下計為人才計故泯恩怨包同
異昔在韓范用心實然惟先生足以繼之方當内建
皇極外清邊塵守國家制度紀綱之舊延江表禮樂
衣冠之脉煌煌相業孰與匹休某罷郡未久奉祠未
滿杜門訟過絶意榮望忽準省劄除某江　西　提

舉謬叨進擢第切兢惶伏念某以甚庸之才負不韙之罪每與二三子者恐悸循省慮有後禍自吾相當國然後喜而相告曰罪或者可以已乎山間林下所望不過如此至於收拭之甄錄之本無此念亦無此夢何者觧雷霆巨測之威一難也和鼎鼐難調之味一難也韓公不能援尹洙富公不能雪石介又一難也今大丞相先生之於某犯三至難着一轉語遂由祠廩徑畀使華它人欲廢錮其終身吾相獨哀憐其末路此生有限此德無窮王通有言通於夫子受恩圖極韓愈亦云死於閤下之門無悔也某於先生望亦云

某昨蒙　鈞慈陶鑄江西度節已兩具稟牘摧謝惟是聞命之初雖以從弟希仁同在一路為疑然遠方尚未知希伋被論將謂需次故控辭申狀止言資望輕淺不敢以弟兄妨嫌為詞十月下旬忽得舊吏附至十月初七日省劄一道前備某自述後載改除旨揮伏念某一介孤寒旁無寸援旬月之內兩蒙某官啓擬甄錄倍費造化如此大凡自江淛入廣則為遠自閩入廣則良便蓋鈞意深念某將以恤其困窮安其杭　雖使某自擇何以過此矧蒙威命不得再

辭令疾速之官罪廢餘生一旦進用甚超臨遺至榮跪受除書感泣不已東廣仕者多為風俗所移鮮能自潔某愚無它長此行但當蔬食水飲以革貪濁銖積廿絫以　財用庶幾不負公朝選使之意不累吾相知人之明聊可圖萬一分之報也

與游丞相

某伏準九月七日省劄除江西提舉驟聞誤渥戰灼靡寧伏念某粤從罷郡還里自知罪名稍重姑以藏形匿影為幸都無復玷起廢之想天日在上實知此心諸公間並不敢通書歲一再寄聲於鈞門問寒暄而已敢謂某官主盟公道軫記孤生方在從班有祠廩之授繼在經帷有史筆之薦及居廊廟力賜陶鎔擢諸徒中授以使指生成卵翼恩等所天雖甚頑冥寧不銜戴惟是江西名部監司高選恐非凡陋可副使令謹因回遞輙具免牘欲望敷陳俾安愚分某因有忱　敢私布之曩因詩案不調十年晚遇端平某暫出復處以清談妨世法猶未害也因拙官耗生計中年始受其敝矣今冬男冠女笄家火寢迫環堵蕭然若蒙某官造化之力辭不獲請遂可挈家就祿陳湯逋貸向平兒女庶乎有所指擬矣更乞常以鄙言

寘之鈞抱如做文字之類某酷所不喜蓋素無科第只合依本分做官若位置一差犯衆怨忌為世僇笑是某官愛之乃所以禍之也豈若在外面做粗官有俸祿足以仰事俯育哉

某伏蒙鈞慈寵賜古律詩一編若以為孺子可教者某即屏人事細讀旬日述懷八首体大而思精調嚴而義密成已之餘推以成物光芒粲然與朱文公感興之作相為發明者也蓋某嘗為人之矣讀東下自訟生日感懷之篇而後知承順之道未至嘗為人夫矣讀故囊之計而後知伉儷之誼未篤嘗為人門弟子矣讀與後溪父子諸詩而後知師友之際有可愧者嘗為守矣讀臨民本經術之句而後知政事有未善者至於以自修為未足欲友朋之夾持以獨善為未足欲頑鄙之皆化所謂與人為善者也分人以德者也及云去草寧容緩滋蘭未厭多又云不然沸鼎中可復加煎烹自昔能為此言者鮮居此位相公今居此位庶幾可以行此言矣昔葉水心常云洛學起而文字壞此論傷於激如游揚胡文定父子文皆極工意者水心未之覽耶向使水心及見相公四百文十五篇必悔前論韓子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前輩

亦淵明不為詩寫其胷中之妙耳某妄謂相公句律尚可求之帝上若夫蒲腔側隱之心一團冲和之氣學者烏能得其彷彿乎尚來彼相求之先生囊槖不輕出某賤者廢於世而先生辱教誨之既已襲藏巾笥傳云亦來敬勒短札仰謝私淑因有無厭之請某以亭孜之此篇之外雜文凡三百五十一篇蓋興寄在詩名節在奏篇言論風旨在記序題跋策謚之屬叙事在誌狀游戲翰墨在駢儷某所見者詩耳宮墻之高宗廟百官之富某竊不自揆願卒受業於門惟相公幸矜許之

眼碩堂

某茲者伏審擢從本兵進輔大政真儒無敵吾國有人伏惟慶慰日者鄭參去東府虛我公杜門謁告視大位若將浼已聖上察其忠實嘉其恬退而就拜焉蓋舉國以聽公矣某前引鄭侯有所開說良以其人本不欲婚而人主强之婚本不欲官而人主强之官惟其茲味薄而嗜欲少所以人主別作一眼看待今我公亦無心於富貴庶幾諫行言聽膏澤可下於民矣某前蒙誤恩畀以江右廈節其特猶未聞希伋參差謂是待次故辭免狀不敢直以弟兄同路為辭前月末間某辭免命下乃知已荷公朝易節東廣大凡

自江浙入廣則為遠自閩入廣則為便矧此關在淳熙間以慶揚建秀林子方某何者而廟堂俾繼前修後塵顧雖駑鈍無以瘉人至於糜食水飲以革汗濁銖積寸累以裕財用差有一日之長異時解印而去使廣人皆曰是能潔已奉公者即所以報我公之知也第有一說不敢不預以告如作文字之類某實不願如此位置不過又為人彈射飢餓至死耳如八十老親何如四境一女何惟某官終念之人情各有便不便某便於外不便於內區區血誠梵志倒着鞭之說也併發玉齒齒一笑

某首春十六日準省劄除侍右郎官此皆某官念舊之誼高憐才之意切因元會之除吏以孤生而竄名恩德甚厚親朋咸喜而某獨以省愆未久起廢太驟為憂方遲免牘之回已有嘖言之及尚從寬典仍畀舊祠某死罪死凡人負譴必有罪名使天下曉然知之惟某所坐最為黮黮不明今年之劾曰圖作南宮也明年之劾曰圖作西掖也恭惟國朝清望官選於高科異等而不選於任子選於館閣而不選於俗吏流品既異除轍亦殊誰偶此名鑿空架虛嫁其禍於盜米之俗吏蔭補之庸夫此言流播非獨某之恥也

其差朝廷辱縉紳甚矣盖避之嶺海不得免焉避之田里不得免焉待之十年之久而不得免焉其實雕篆纂組童年所嗜今將耳順一字不記而惡名着人如膩不可洗濯如癩不可熏沐每自傷悼曰身不死謗不止烏虖寛哉又自寛釋曰聖上方開敷路以取士大臣不以一　而廢人罪垢餘生苟未溘死但當授去浮華歛歸平實以待清議之見察而公朝之不終棄耳

某屏居欲掃山深林密踰年無一字至鈞門獨有巖巖泰山之瞻朝夕不替去冬聞經筵之召俄又聞事樞之拜昔李少卿墮落異境絶望天日及聞霍子孟諸人用事不覺動色某亦人耳其於相公之入也烏能無鶴鳴子和宮動商應之喜哉顧念為國計則當勸勉一出為公謀則當從史勿行賀書斐縮實以此故既而傳觀巽牘至於十數凡小生所欲忠告在明公略已盡言然而上迫趣於惟行之令下牽絆於同升之賢則又有不可以常法論者曰本兵曰大政它人一着脚此地必根着不肯去惟相公昔也先諸老而去今也群後公而來視荆公晚拜頭廳不辭而至者賢之遠矣某舊臘叨恩起廢念既有免牘申省不

敢不通諸府書承受人言相公未至遂先作二揆書
令以録本申乞鈞覽恐相公因與二揆議政采擇而
施行焉幸甚某在南中嘗告相公第一不喜做文字
今甲子將一周豈是弄筆硯時及相公諸君子當朝
寒士得職之時隨分在外遷轉一兩任畧改換十年
前官稱即可納禄奉親修身俟死以送先大夫於九
原矣過此若有它望天厭之天厭之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二十九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三十

書

與游丞相

某恭惟端素以来上之圖任非一日相之登庸非一
人然皆不出長安城致身高位者惟某官不然始在
廷以不合去後得政又以不合去其視榮利如唾唾
然天子固已尊敬而注倚之矣名寂高迹寂近召寂
早来寂遲公之素心蓋如此一旦聖意先定告廷爰
立仕者舉笏曰吾輩有宗主矣耕者擊壤曰天之欲
平治矣人心不齊天籟自鳴此豈可以聲音笑貌求

者方今急政要務曰君德曰國本曰朝綱曰邊防它人所不敢言與不能為者竊意吾相必以身任之某獲罪鄞揆退耕于野有百千億刼不下山之誓且奏記釣門曰此生索性待公當軸安知今日其言遂驗孟子不窮謝公折屐未足以喻喜也然晚節未路曲荷陶鑄內陞朝序外擢職名就某分劑言之千足萬足今無所欠惟是反哺情切欠一歸爾吾相昔有牽掣今造化在手為某解鄞鞍馱放逐水草使為太平幸民可

某初五日準省劄奉聖旨某令赴行在奏事成命驟

盼危衷增悸伏念某素無扳援積困中傷但思空谷之逃不作脩門之芟然且起久廢而居按微寸勞而忝褒邊取數過多乞歸未遂敢圖收召俯及況淪孤忠荷君相之照知迹煩朝廷之記憶恩私所逮感涕交零某之孤危人所共知某官當國審勿啓擬不進不休迨茲出命倍蓰造化某以十年之戀闕當倍道而造朝況明時豈易遭逢而近比不許辭免但當某私計則有未安蓋有六十之兒九十母前謂番易去鄉差遠力求祠廩或改閩郡天日在上實聞此言設若貪仕路之尚冀望親闈而愈邈既犯天

下之公議亦為名教之罪人輒以冊忱形之公牘欲望鈞慈特賜裁酌或尚可敷陳改畀一麾不惟母子暮年相保亦某官加惠諸生卵翼成就之初心也

與范丞相

某十二月二十日承本貫興化軍遞至省劄奉聖旨某除江東提刑聞命震駭莫測其繇因念去歲被論畀祠嘗勒惡札短啓摧謝猥蒙鈞慈親洒荅翰諄復溫厚固已默寓哀窮悼屈之意及茲旋乾轉坤造化在手首蒙啓擬不待歸依拔諸散地之沉淪付以外臺之雄劇此乃在朝卿監郎官所求而不可得者某方在廢錮安敢有此夢想仰惟某官啄苞卵翼之恩可謂勤矣某先白家廟次告親闈聚族百口一詞御戴某筋力尚堪驅策向者不憚入廣今江東距閩為鄰部況一閑四載寧不急祿實緣孤危多畏一旦吾相當國復玷太驟深慮微蹤又將不安謹具免牘一封歸命化鈞冀寢誤恩敢乞鈞念速賜處分

某今月念六日準省劄奉聖旨某除將作監驟聞成命載惕危喪伏念某昨閑戶而投閑未磨瑕累茲起家而司臬無補涓埃事功謬悠風采消靡養親有請方賴曲成播初無私忽叨峻擢由郎曹之秩序陞匠

監之班職必王官積累而後遷豈外臣夢想之敢到
仰惟某官振淹拔滯之意超賢越録之恩雖隕微生
莫酬洪造但某自揣孤危而多畏每因召用而挺災
況新命之過憂慮僉言之未允見具免牘仰干化鈞
某前月廿九日因繳遞筒嘗具稟劄退而屬藁擬辭
匠監之除忽得邸報聞已改命惕息俟至十二月十
一日伏準省劄某除直華文閣依舊江東提刑某
竊惟大匠穹班以侍郎官之久次先朝奎閣以旌監
牧之有勞豈伊名論之卑凡併沐寵光之殊異旁觀
歆豔内省兢惶比皆某官記夾袋之儲篤緇衣之好

解十年未易解之謗調衆口至難調之言回白日之
照於覆盆息慈母之疑於投杼遂令疎逖坐致顯榮
永惟吾相此恩之尤深雖盡今生來世而莫報重念
某自收朝蹟屢閲歲華前此當軸數公貽書盈篋或
便朝之客薦或廣坐之誦言徒有空談孰為實惠某
亦窮而自守不少屈而有求及某官登冠元台兼收
多士因鈞問之下及竭鄙情而上訴者恃吾相道廣
而無黨偏也心平而無恩怨也恃吾相之追念長公
而未忘先人也某官雖愛之深主之力然前後所賜
鈞翰未嘗少見幾微一旦揭前啓擬中書秉筆超

資越格出人意表如此乃以朝士積日累月而不敢望者度外拔擢之如此乃排群議而一手挈提之如此身可隕恩不可忘昔王文正公擢士而士不知其言向恩若已出怨將誰歸誰其繼之某官一人而已某初意實以親年高家山遠清溫既隔梦寐不寧欲辭繡斧之榮復返綵衣之樂冀將見祿換一虛稱以華歸涂以全晚節今為身計者皆遂為親謀者未諧仰戴洪鈞之曲成俯清議之交責望畏翹材而矯首具免牘以陳情敢丐鈞慈特賜處分

與范杜二相

其仰惟聖天子一旦躬攬大權枚卜群公以相印屬之真儒華渭之舉也制麻一出學士大夫至於舉笏相賀文富之拜也然今日之事至難今日之相尤難大丞相登庸之初將慰人望必痛革時弊將革時弊必先收人心請試條前日之所以失人心者以備采擇自昔朝廷必長養士大夫氣節而成就其聲名比年號敢言者著清節者賢而有人望者功名與已相軋者皆為一說以沮之求一罪以加之曰是空言無實也是嘗誤其事也是嘗主某人也甚者其素履如溫公狎妓東坡販鹽之類初年有三十餘人之薦

其後取三十餘人者芟夷而蘊崇之賢者掃影滅迹更用一種刀筆俗吏聚斂小人或瑣瑣姻婭以振據津要布滿郡國一當革也自昔立賢無方比年乃拘鄉貫因惡一失遂惡其類併惡其鄉喜者攀連扮揄憎者鋼及州里失惡閩士如呂吉甫輩可也不有蔡君謨陳述古乎惡蜀士如鄧綰輩可也不有范景仁淳夫坡潁兄弟乎二當革也孔明所用皆巴蜀人材國家駐蹕吳會既未能混一西北銓選科舉多得閩浙之士理勢則然今進退人材者曰吾惡福建也典掌文衡者曰吾仰閩浙也昔了翁弾蔡京云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兆版圖日蹙又於已蹙之中有所厭薄何其甚不祥耶三當革也分門廷植黨與非盛世事比年以由我而進者為賢由它人而進者為不肖夫了翁非曾子宣所引乎道鄉非呂嘉問所薦乎謂鄒陳不受知於曾呂則不可為謂曾呂之黨尤不可烏得以其始進議其終身四當革也取鹽袋錢變經總制法而守倅壞增斛面刷義倉而田里空括浮鹽而盜賊起奪天下利源歸國用房而版曹幾廢先撥利本大失民和此其行事當革也自昔為國必有甡罍骨鯁之臣淳化景德間以王元之楊大年重慶歷以

四誅重熙寧以三舍人重元祐而後以元　了翁諸人重比年居緊官者一則譽真宰之圖回二則贊世臣之把握至於事　細常名教之大相視噤齡莫敢發口尚非諸生昌言講官容啓國無人矣公卿大夫大不敢論議小不敢駁議乃以据據細微為守法以沮　孤寒為　公干堂參部者魚貫客邸或飢餓而死狼狽而歸起道途之怨嗟傷祖宗之仁厚譬如巨室積善起家一旦衰微為子孫者不思力行好事增廣陰隲而一切反以鍥薄欲家之肥恐無此理此其大意當革也至於格非去佞之機括修政攘夷之次序大丞相固以身任而無俟於人言矣昔人有云千人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自吾相宅揆秉筆之事作王褒之頌獻但徒之詩者必已堆床盈几然而未必有益於吾相也某懷昔受知之意與今起廢之恩既自課一啓為天下賀而啓所不能言者又齋沐裁為書少効芹曝之忠

與宰執

某昨者叨恩入奏常具尺牘少仲推謝共想已塵電覽某賤迹行至泉州聞有臺劾歸至田里方見彈文罪惡如此宜肆市朝以為世戒而明主寛洪大臣長

厚不忍加誅職以祠廩雖進莫望天顔於殿陛然退
猶躬子職於庭闈仰緊廟堂委曲全護之德寸心耿
耿寧不知恩伏念某去國六年之久而又游宦萬里
之外本為公論所怒止緣某官奬譽過當汲引尤力
及茲收召果觸危機某少時雖以章句小技浪竊虛
聲年將耳順憂患摧壓耗忘都盡常願耕歸以全晚
節大臣欲進擢之見其盛壯時也言者遽攻擊之亦
見其盛壯時也向使大臣知其捐書惰學必不仰累
生成言者知其倦游念歸必不重勞驅逐也凡此皆
平日於踐履上欠功夫文勝質材掩德之所致反復

循省無所怨尤但當改已往之過勉方來之善庶幾
上不辱殊知下不蓋先訓它復何言

與高德容

某歲首狀準省劄除侍右郎官此皆某官陶鑄啓擬
之賜矯首知飯某自度孤危必生悔吝即具免牘力
言恐懼瑟縮不敢就列之意俄聞又汙臺評矣尚蒙
寬典仍畀舊祠某死罪死罪伏念某蕭之鄙人二大
父知名隆乾間先君諸父皆擢世科惟某幼而失學
門蔭入仕當世耆舊猶以其故家遺俗多所奬進絜
齋侍郎袁公竹隱諫議傅公屢薦于朝不報西山真

公帥閫以議幕招内史洪含人初除以自代舉蓋諸公假借之私而非天下議論之公也立朝之初衆以為喜獨以為憂未久果逐起廢守袁數月又逐後除廣盐其官以麟史之筆當鳳閣之制推本其家世師友次及其奏對議論王言一出多士盛傳衆以為榮獨以為懼未幾召則逐除郎則又逐訂其所坐别無過犯亦非贓私專云欲作文字而已魚鳥至微懲于弓餌其亦人耳端平之劾此罪也嘉熙之劾此罪也淳祐之劾亦此罪也一何冥頑不靈久而未知悔悟哉況夫朝廷之大科目之廣乃使一米盐俗吏實受此名豈特其之恥其蓋當時辱後世甚矣其弱冠筮仕不欲修書札問專城瑟縮至今猶前志也敢謂大君子高懷曠度超出古今精筆妙墨俯逮卑晚捧對驚喜如蔡邕之得論衡辨才之獲禊帖而今而後尚書既無馳驅而拒之其安敢不源源而來乎端平書生臨大方面向從官皆已秉樞事惟尚書猶以真學士臨大方面向者尚恐當軸未相孚果山既相道同志合聲應氣求竊意旦夕必間兩社矣其宦情薄親年高去春為范杜二公好語牽挽一動非所樂也自去春屢告果山力求清漳以便親養已有陶鑄消息矣聞直翁辭越

亦求此州遂失指擬臬事書考又踰兩月已除陳叔方為代但此距永嘉千餘里独未能至天氣向熱觸熱奔走其何以堪凡人皆有劑量某門蔭入仕內至郎監外至麾節劑量極矣更求毫芒之益是朝沒無已時嗜進無止法也以此立辭入奏不足陳於尚書之前比聞令嗣知丞不起妙年玉樹脆折上惱慈抱誠何以堪然斯文命脉繫於元身更望玩老易齊彭殤使之漸遠漸忘可也

與鄭邵武

疇昔親炙每聞餘論謂它日必官君端明府之子以報文監罔極之恩某與子敬左司聞而歎伏邇年以來此說稍斷續莫曉其故豈以君端既歿而寒盟耶閣下為人磊磊落落決不忍如此意者婦人女子有以動揺之耶或宗族親戚有來破閑者耶葉處大事當斷諸心豈可謀於人閣下之官受於大監能為此舉止是常情未為卓行萬一不能然則閣下許多英風誼槩晚節掃地矣當大監奏任閣下時君瑞雖已登科下面猶有三子舍子任弟是托孤於賢弟矣今大監直下遂無齒仕版者手足之情寧不動心某又憶君瑞在時事叔父如事父今叔父以它人為子孫

而擯大監子孫於門墻之外其心猶覺不安於閣下心安乎知此事始末惟子敬與不肖子敬逝矣非不肖誰啓發閣下者傳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其言然死者無復生之理生者有見死者之時吾輩壽非金石此事不早定它日閣下何以見大監某何以見君瑞於地下哉去冬運管顧兄席上曾開其端閣下頗似感寢別後不知又作如何商量九人奪嫡孫宗無所不施其智巧若不以大義自裁斷而囿於它人智巧之由未有不顛倒錯亂者曷不隱之於初心未之於公論乎又聞令嗣新除學士力主君端一房蓋

其材雖不足以塞嚴君而其德宜為鄭氏之子矣敢拜手為閣下有子賀惟閣下反復愚言而處分焉此事於立孫無相妨華屋良田與吾之孫獨以一命與吾兄之孫兩得其所矣某言之閣下行之人必曰潛夫景輔之益友也以道義相期有過必規某不能言之閣下不能行之人必曰潛夫景輔之狎友也平時酒食游戲相追逐而已如景輔晚節何不竟因書悉吐露之知我罪我席藁以俟

答南雄翁教授

僕端平初為郎與真翁侍郎徐公同合相好也南來

得侍郎書誦足下及河源令君之賢侍郎素強直不輕許可不待覿面固已心敬矣便風辱書陳義甚高委數甚富益歎侍郎取友之端而恨僕納交之不早也人情喜面諛雖至親骨肉間猶有隱情足下於僕風馬牛不相及而意氣傾攻倒瑕指疵慨然以訂頑砭愚自任推足下之心將以其美諸身者而淑諸人也僕雖駑怯敢不佩服然足下所以教我是也其所以自處非也自昔聖賢著書立言者多矣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曰後有子雲必好太玄是當時之人皆不足以知必復有聖有賢者出然後知之知不知聖賢之書與言自若也今足下之詩幽然以深其文因然以長而又頗自貴重知者尚寡足下以知者之寡也遂有望當世責事人之意望知者可也又望不知者焉責故交可也又責素昧者焉足下論著如此意其中必有充然自得者而又據科第為師儒未曰不遇何至遽效阮籍之慟唐衢之哭哉嚮使足下徒步取拜相白衣入翰林其足樂乎否也僕它無以裔人但遭詩禍以來灰心仕進其復出後非心思巧力所能致也然懲艾益深謹嘿益甚天真益喪足下當責其栖栖為而反譏其皦皦難全乎噫足下所

責乃故我非今我也僕立朝逐于朝補群逐于群起廢乘使者車僅數月爾所得俸賜斤斤然事育之不足何以致珠履而供車魚乎足下引四賢之事以相勉彼皆立名譽建事功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僕力不任此故當付議論於身後爾況黃卷之中皆吾師友四海之內皆吾兄弟僕之學何嘗獨而黨何嘗孤乎聞當檄棘儻肯過訪不惜面商摧也

答林公拔監場

僕與足下同里閈又與賢冰翁南宮舍人接交游聞俊聲下風之日久矣顧壯老不相謀鋭惰不同調常欲親炙而不敢自去歲至今足下以著易學及詩文教詔之者三以書開曉之者亦三時先親已病僕之方寸已亂曾未一酬答而大禍至血氣摧傷性靈頹倒十事九忘可以人理責而足下尚復不棄勵以前輩居喪講學之事誠足下待朋友之厚望朋友之切然僕豈其人哉昔人有云人言當指事實可面諛僕少時讀書粗了治亂成敗未嘗窮經析理為文字多諧世趨俗而少右意前諸老過聽後聖上誤知猥以文史叨進用及侍邇英力以不通經辭迫於威命每一進講面汗心愧然後知學力如弓分寸不可勉強

也足下之所以誨僕者易學也詩文也僕於易或未能分其句讀豈能賾其精微哉理學至伊川數學至漢上亦云至矣考亭已微與二家異鶴山又與考亭異南塘虛齋皆求新義於諸儒未發之外皆以其說陳之旃厦雖貴為侍從加以明主稱制臨決而承學之士未之能信然則足下之書縱使南塘虛齋見之明主之力尚恐未能剖鑿一世之聾瞽統群儒之議論如僕庸瑣何足以贊美其萬一乎諸文惟有韻與無韻之作為近古偶儷最俗下不苦求工然不工又不可讀先朝孫明復胡安定俱以經為人師曷常有一篇文字行世哉攷亭論荊公東坡門人甯取呂吉甫而不取秦少游其說以為吉甫尤看經書少游翰墨而已足下既為易學占得地位高而又欲求工於文無乃反自狹小自卑陋乎足下又條易學數端俾區別以對若主司策進士之為者僕聞程氏將殁自言易傳只說得七分足下以程氏之傳為然耶當補其三分之未發者可也以為未然耶當自為一書藏之名山百世以俟聖可也上起鄭康成王輔嗣韓康伯下至鶴山南塘虛齋諸家之說皆當以程氏傳為准可也此事體大他日足下學成書傳僕此膝雖不屈於他人將為足下

第35437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園短大図書館
928
コ
32

聚珍堂

屈矣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三十 終

秀